

臨猗抗日史志

政协临猗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九月



纪念抗战胜利。

振奋民族精神、为振兴
中华、发展统一战线的促进
祖国大团结、大统一。

努力奋斗。

邓颖超

目 录

团结起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统一

祖国，为实现四化而奋斗……………邓国珍（1）

日本侵略军侵占临猗县始末……………文史办（3）

牺盟会在临猗……………文史办（25）

抗日游击队的成长和战绩

猗氏游击队第九中队的成长和

战绩……………黄文灿（38）

在战斗中壮大起来的临晋游击队第二

中队……………吴子厚（41）

黄家庄日军受惩，游击队名扬四方……………梁建生（44）

国民党军队几次抗日战役

古渡之战……………吴子厚（46）

四十三师血战陆喜营……………于风岗（49）

壮烈的北胡之战……………范良忱、蔡化民（50）

攻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陶唐之战……………姚荐青（52）

血和泪……………姬廷河（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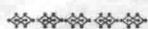
日军暴行

一笔血和火的仇恨……………赵振国（56）

董家庄的炮楼……………令狐笔如（59）

一台戏引起的灾难……………赵广任 (61)

在给日军当民伕的日子里……………冯中宽 (62)



锄 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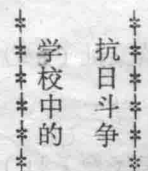


一粒子弹端了郭村卡子……………荆起炎 (64)

抗日英雄陆七孩……………姚绍唐 (65)

爱国为群的村长王鸿运……………学 文 (70)

张寅寅只身斗日寇……………黄文灿 (75)



抗日三字经和它的遭遇……………毕廷佑 (76)

活报剧《法西斯理发馆》的演出

……………李思俊、王随生 (78)

团结起来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为统一祖国为实现四化 而奋斗

邓国珍

今年九月三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全国军民万众一心，经过八年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一举雪洗了十九世纪

四十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轻侮的，只要全民族团结一致，任何强大的侵略者都是可以打败的。

和全国人民一样，临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八年抗日战争当中，克服了各种困难，打退了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承担了重大的牺牲，坚持了抗战，并且成为汾南地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应当重温历史，总结经验，记取血的教训，学习和发扬我们先辈力挽狂澜，团结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远大理想，加强革命纪律性，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搞好经济体制改革，为加速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无论任何时候，只有国家富强了，人民才能不受外敌欺凌。同时要汲取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经验，认真搞好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日本侵略军侵占临猗县始末

战前的形势

临猗位于晋南平原，在抗日战争时期，分临晋、猗氏两县为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征服全中国的狂妄计划，在芦沟桥挑动了震惊世界的侵华战争。同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临汾、运城告急。撤退在南同蒲线上的阎锡山的山西省政权机关和所属部队，又都纷纷逃向吕梁山南端的乡宁、吉县一带。他们所到之处，一片兵慌马乱的景象，“亡国论”象幽灵似的在那里游荡。日军的飞机频繁地在各地侦察轰炸，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灾难性的浩劫就要到来。

县城里的居民首先骚乱起来，富有的人家，西渡黄河逃往西安，商人把货物转移到远离县城的农村，绝大部分居民也都疏散到四乡，株守未离的是少数农民和为商号看门的店员。

在一片骚乱声中，牺盟会和由牺盟会推荐经阎锡山委任的中共党员、猗氏县长张天珩同志，正机智沉着，夜以继日地把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组织起来，空室清野，守土待敌。

日军初犯县城

一九三八年二月，临汾、运城相继沦陷。运城为晋南重镇，日军据此既可与入侵豫北之日军遥相呼应，又可通过永济的风

陵渡，临晋的吴王渡进窥关中。猗氏东连运城，西壤临晋，必然首当其冲。三月四日，县政府与由牺盟会组织训练的抗日游击队，主动撤离县城，准备在孤山南麓一带游击日军。六日，日军、伪军共五百余人由运城窜来，猗氏县城沦陷。经过空室清野，日军毫无所获。翌晨又继续西犯。九日，临晋失守。日军再北向侵扰荣河、万泉后，复返运城。

当时台儿庄会战即将打响，日军急需收缩兵力增援鲁南，且因当时伪政权与伪军尚未培植起来，狡猾的日军深恐为我抗日军民所钳制，虽侵入县城，但不敢长期占据，即匆匆逃走。

三月上旬末，我猗氏抗日游击支队又控制了县城，不久国民党西北军一七七师的任旅长也率领一个团的兵力进驻县城。临晋情况也大体与此相同。

日军再次进犯

一九三八年夏，猗氏抗日游击队已有较大发展，并且在孤山南麓的焦家营、马家窑一带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此期间，抗日游击队不仅在猗氏、荣河和安邑沟东一带和日、伪军及土匪作战多次，而且配合一七七师把日军压缩到运城的城圈内，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一来，既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会战，又保卫了当年的夏收。

台儿庄会战结束后，日军增兵运城。六月间，日军的飞机按他们的进军路线，先轰炸了猗运公路旁的董家庄，又轰炸了猗氏和临晋的县城。在猗氏城扔炸弹三枚，一枚在女高校门处（现县委院内西南角），居民荆杰三之妻被炸死；一枚在

北街（在县招待所西南角），大通长商号一马姓店员被炸死；一枚在天化楼附近。在此期间，县城内的办公人员，每天早饭后即都转移在里寺沟防空。

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人们理智地意识到：日军将再次来犯。

当时，猗氏县城驻有西北军一七七师的一个团，由任旅长指挥，（旅部驻马王庙现城镇粮站所在地），作正面抵抗。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抗日游击支队除九中队设防于东南城墙抵抗来犯日军外，其余各中队和大部分干部都撤出城外，加强四乡工作，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县长张天珩和少数干部留在城内领导群众修筑工事，协军备战，用数千条麻袋装土压闭了四个城门，驻军日夜巡守，严阵以待。

七月十四日，即古历六月十七日下午，日军三百余人曳野炮多门由运城窜来，驻在城东门外约一里远的神后堡，并派骑兵在东城门附近侦察。据当时在火神庙为我军修筑工事的于风岗（王家庄人）说：他目击有三个日军的侦察兵被我城上守军击毙。

侵略者先付出了代价。

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日军轮番向东城门进攻，均被我守军击退。

为了轰开东城门，日军在当日黄昏时分，派了一名士兵携带大量炸药对东城门进行爆破。巨响之后，城门扇虽被炸毁，但压在城门洞里的麻袋却严实如故。

入夜，枪声停止了，铜墙铁壁的猗氏城仍在我军固守中。

十五日拂晓，日军在东城门外泰山庙舞台两旁和城东南

外的土将台周围，组成了犄角形的火力点，用密集的大炮向东城墙倾泻了大量的炮弹。上午十时左右，东城门南侧的城墙被轰开了一个豁口，日军蜂拥般地冲进了城。我守军伤亡虽然严重，但仍与日军在前街(东街)和附近几条巷道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喊杀之声，风闻十余里。经过将近三个小时争房夺屋的激烈巷战，到下午四时许，东城门楼上出现了日军的太阳旗，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向西城门围逼。此时，零星战斗虽然仍在进行，但终因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张天珩县长和一些零散守军及群众多人，在城墙的西北隅悬绳突围，有的同志在突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猗氏县城再次沦陷。

战斗结束后，日军把在战斗中被我击毙的士兵的尸体集中在东城门外的火神庙内(现变压器厂双职工宿舍所在地)泼油火化，焦臭的尸体气味，呛人发呕。日军侵占猗氏县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日军在城内挨门搜查了好几天。此时，城内的居民早已逃往四方，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日军也不放过野蛮的毒杀和侮辱。兴教坊常满金的妻子因在产期未能逃走，被日军击毙在巷道，婴儿在血泊中啼哭，后虽被人救出，但不数日即死去。另一妇女染病在床，被日军轮奸，后成痼疾。还有一名妇女在柴垛中被搜出，日军的一个中队长把她囚禁在军营中长达半年之久，供他们发泄兽性。

临猗人民记下了侵略者的第一笔血债。

血战眉阳

日军侵占了猗氏县城以后，复于七月二十日，集结了日、伪军两千余人，妄图再占临晋县城，攻吴王渡口，进犯陕西。

其时，通往临晋中途的眉阳镇，驻有东渡抗日的陕军警备三旅一个营三百余人。营长是谢祥和。

眉阳镇地属猗氏，但却是临晋的屏障。谢营全体官兵和我地方干部，决心固守阵地，阻击西犯的日军。

猗氏抗日游击支队的第九中队在黄文灿同志的率领下，奉命向眉阳挺进。

七月二十日拂晓，日军在卫村、祁任和智光等村，从东北到西南，对眉阳形成了半圆形的大包围，并在四门野炮的掩护下逐渐缩小包围圈。

战斗在兵力、武器都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展开了。谢营长指挥全营官兵沉着抵抗，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经过多半天的激战，至下午二时，眉阳仍在我军坚守中。

当日下午三时开始，日军以密集的炮火把眉阳东南角的城墙轰开了一个豁口，群兽般的日军冲进了眉阳镇，巷战开始了。白刃战打得非常激烈，灭绝人性的日军，面对我谢营官兵的英勇抵抗，进展极其困难，竟然使用了窒息性的毒瓦斯，许多军民中毒倒下。但谢营官兵，愈战愈勇，并且取得了群众的积极支援。农民张寅寅，在战斗中用乾元堂药铺顶门杠和日军搏斗了一个多小时。为了避免群众作无谓牺牲，谢营长说服群众向北撤离，群众撤离后，谢营长指挥一部分士兵登上屋顶，掩护部队由大街向北巷撤退，在天地庙前与敌遭遇，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肉搏战，日军遗尸累累。我谢

营战士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眉阳城西北张茂祥的打麦场上，当时就有我二十七名战士牺牲在这里，由天地庙到张家巷到处都有我军遗弃的在肉搏中用弯了的刺刀和打坏了的枪托

黄昏时分，战斗已接近尾声，谢营长指挥着十数名战士，且退且战，由西门旁边突出重围，继续拼搏。终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在眉阳城外西北角一棵大皂角树下。四十七年过去了，但每年的六月二十三日，仍有不少群众来到这里，悼念谢营长和为保卫眉阳而捐躯的全体战士。

在这次战斗中，我猗氏抗日游击支队的第九中队，虽然在挺进到眉阳东北数里远的阁头村时，因战斗已经开始，未能进驻眉阳，但却在峨眉岭上沿坡一带掩护群众安全撤退。并以全部武器向进攻眉阳东堡的日军猛烈射击，牵制了日军的炮火，大大减轻了日军对谢营的威胁，这就使谢营官兵能予日军以更多的杀伤。为了配合谢营正面抵抗，九中队又由沟坡地带转移至眉阳东南方向的开阔地区，在日军的侧后方袭击敌人，使敌晕头转向，顾此失彼，有力地支援了谢营官兵。

由陕西归来、揭竿而起的西智光村的陈义安，当时也组织了一支短小精悍的抗日武装，在眉阳外围和九中队配合行动。陈义安亲自率领八名战士组成尖刀班，计划冲进眉阳与谢营长取得联络。行进至白堂、眉阳之间与日军遭遇，展开了白刃战，我三名战士壮烈牺牲，一名负重伤的战士也在转移到北景村后牺牲。

傍晚，玉石俱碎，眉阳沦陷。

在复兴海杂货店附近，日军官兵的尸体堆积如山，这一带的市房也尽被日军折毁，所有木料都被堆在日军的尸体上点燃，化为灰烬。

敌酋象一只受了伤的野兽，在火光中发出哀鸣。说眉阳之战“大大的不够本”。

眉阳之战是我军民用血与火谱写的一篇悲壮的史诗。

日军在占领了眉阳之后，穷凶极恶的本性毕露无遗。他们嗜杀成性，连失去战斗力的谢营三十多名伤兵和手无寸铁的村民贾孟如、任建经、张寅寅、王长工等二十余人被用刺刀捅死。村民张科俊是被杀而又唯一的幸存者，他项上被刺的伤疤是日军罪行的铁证。

日军虽然占据了眉阳，但我游击第九中队仍在东南一带对日军进行袭扰。日军弄不清情况，深恐陷入我军包围之中，当晚不及清理战场又匆匆龟缩到猗氏城内，我九中队在对日军进行了尾击以后，进驻了眉阳，并获得机枪三挺，步枪二十余支及其它军用物资甚多。

眉阳陷落，临晋县城失去屏障，驻军一七七师韩团长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和临晋游击队第二中队，因四外已无可待之援，即于七月二十三日中午日军进犯时，稍事抵抗，即主动撤向北张。

日军再次侵占了临晋县城。

血腥的日伪政权

日军占据了临猗两座县城以后，为了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对我资源进行贪婪的掠夺，即着手建立伪政权。

先搞宣抚班，后建新民会；先建维持会，后改县公署；先组织皇协军，后扩编为警备队。这是日军建立伪政权的过程。前者是它的雏型，后者是它的固定形式。

新民会，是日军的政治宣传机构，也是它的特务组织。日军通过它声嘶力竭地叫喊要“中日亲善”、“建立东亚新秩序”、“建立东亚共荣圈”，妄图以强盗哲学来欺骗群众，麻醉群众，以掩盖其豺狼成性的帝国主义本质。它的情报组织一直延伸到基层，每个居民村都有它的细胞——情报员，刺探和侦察我抗日军民的活动情况。临晋的西五姓、猗氏的赵家卓、龙王庙庄，就是因为这些村里的情报员对我抗日军民的活动“知情不报”、被纵火烧毁的，新民会作为日军的政治机构，对县上的各系统的各单位有弹劾监督作用。临晋有个伪县长就是由于新民会的弹劾，先被撤职，后遭监禁的。猗氏新民会的日军顾问是太田次郎。临晋的顾问是奈户山。

日军利用人们的传统观念，混淆视听，伪县政府（也叫县公署）的建制完全采用了我国旧政权的模式，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个科和一个司法股。顾名思义，各有职能，唯建设科及其所属的劳供会（也叫劳动局）成了征夫抓丁，鱼肉乡民、被视为最有“油水”的部门。所谓建设，其实质是掠夺与破坏。

县下设区，区是县的派出机构，直接统治到农村。猗氏、临晋各有五个区。

每个农村都有村长。当时的村长，随时都有挨打和丧生的可能，事很难办。有办事能力的人怕危险不敢干。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各村都设有真、假两个村长。真村长拿权办事，假村长出头露面，支应日军。假村长都是村民用高身价顾来的。

在此期间，曾任猗氏县长的有张静心、张遂，在临晋任

县长的有王剑锋、曹致襄等人。

警备队也叫保安队，它的前身是皇协军，是地方性的武装，直属日军指挥。县设大队、中队、小队，相当于军队的营、连、排。其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军，不时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扫荡”和“讨伐”。1939年以后，日军用“以点控制面”的毒辣办法，在四乡、交通要道处，筑碉堡，建据点，驻军设防，群众叫它是“炮楼”。碉堡四周挖有堑壕，壕上架有吊桥。每个据点都驻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军事要地的碉堡，如临晋的吴王渡、猗氏县城西关和南阳姚的炮楼则完全由日军驻守。当时的猗氏县境有牛杜、眉阳、百里店、西张白、楚侯、郭村、罗村、梁家庄、北景南阳姚等十个据点。临晋县境有吴王、潘西、七级、夹马口、北辛、城西、大嶷山、北马等八个据点。士兵多系农村被征拔的壮丁，有一部分是被迫或被抓进去的，也有极其少数是自己钻进去的，猗氏警备大队下属五个中队，大队长是孙珍（东北人）；临晋下属八个中队，大队长是梁栋林（河北人）。

警察所，也叫警察局，从建制上看，它是县政府一个下属单位，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一个最有权力的独立单位。警察局设有警务、保安、警法、特务、经济等五个系，并拥有武装力量。凡是设区的地方都有警察分所，群众叫它是“卡子”。每个分所各驻有一个班的武装警察。

警察所是日军政权的“执法”机关，它秉承日军的旨意办事，实际上它们是无所不为、为所欲为的。它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敲诈、勒索、迫害任何一个无辜群众，是插在人民胸膛上的一把钢刀。其中个别人已经完全灭绝人性，杀人成癖。临晋就有这样的一个杀人“能手”，他杀人可以有

“金线吊葫芦”、“元宝滚下来”等十几种“花样”和“名堂”。猗氏也有这样一个人，被我抗日军民处决后，日军还为他西城门洞立了一个“纪念碑”。

合作社是日军对群众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单位。运城盛产的潞盐，当时却成了禁物，群众只能食用以土法炼制的又苦又涩的硝盐。火柴要凭证配给，古代击石取火的方法又普遍地盛行一时，机制布匹绝迹了，土布和棉花都不准上市。煤油成了琼浆玉液，到了晚上，群众的一切活动只能“黑摸”。食糖和群众绝了缘。生产力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日军所需的一切，都按地亩摊派负担。土地成了害，没人要，卖主只有向买主“倒贴”才推得出手。而买土地的人都是些不得不饮鸩止渴的贫苦农民。唯一的工业——贫民工厂也倒闭了。市场上的一切物资都由合作社一家垄断。猗氏城内战前有商号111家，在日军占领期间，只剩下三四十家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已成了十足的殖民地经济。

日伪政权的太上皇——敌酋

日伪政权机构，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设计和配备起来的一套完整的机器，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极其凶狠毒辣的法西斯暴力机关。

日军为了极大限度地控制这套机器，在警备队，在新民会，在警察所，在合作社都各有一个日本人当顾问，作太上皇。此外，每个县另有一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独裁者，也叫顾问。猗氏县的是太田次郎，临晋县的是长古川。

猗氏、临晋两县都驻有日军。临晋是联队所在地，联队长叫泽田，隶属于驻运城的祝田部队。猗氏是一个队，隶属

于临晋的联队。日军的军营叫“红部”。临晋的“红部”在原蒲坂中学旧址，猗氏的在王（用宾）家院（即现在城关信用社所在地）。“红部”是任何“高贵”的华人都不能涉足其内的。“红部”的敌酋是部队的指挥者，也是日伪政权的决策人。

日伪政权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和发展。

日伪政权之所以能使日军得心应手，还在于它选拔和豢养了一批忠实走狗。他们是日伪政权的栋梁，是中华民族的败类。猗氏县长张静心，警备大队长孙珍，临晋县长曹致襄，警备大队长栋梁林，都是随着日军的铁蹄踏进临猗的。这些人，在日军面前是奴颜婢膝的奴才，在群众面前却成了穷凶极恶的“英雄”。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滔天的杀人罪行

野蛮、残暴是一切侵略者的本性，是法西斯分子歇斯底里心理状态的具体反映。日本侵略军在临猗的滔天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为了彻底绞杀我抗日军民的活动和抵抗，日军在广大城乡先后五次进行了“强化治安”，每次“强化”的重点虽各有不同，但屠杀中国人民却是它唯一的目的。一九四二年五月，日、阎“安平会议”以后，日军对阎锡山采取了以打逼降的办法，在汾南进行了第五次“强化治安”，捕杀的主要对象是我方干部和一切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同年十二月八日，即农历十一月初一日拂晓，驻运城的日本宪兵和猗氏、临晋两县的日、伪军倾巢而出，并出动了三十辆大卡